



第三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三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風箏配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董馥榮

《風箏配》一名「錯定緣」，凡八回，不著撰者姓名。

本書所叙內容與李漁《笠翁十種曲·風箏誤傳奇》基本相同。只是傳奇中的蠻兵習戰、韓生夢駭等情節，小說中已刪去；傳奇到釋疑就結束了，小說增添了詹烈侯晚年得子，友先夫婦改過從善的結局。小說與傳奇不僅在內容上相似，文字上亦頗相同，只是小說將傳奇中表示角色的「生」「旦」，換成人物的姓名；將傳奇中的唱詞或道白改成敘事。例如，兩者開篇引詞「蝶戀花」，以及韓生、淑娟二人的詩完全相同。又如《風箏誤》傳奇「賀歲」第一齣與《風箏配》第一回也頗相類似。

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這種文字上大量重復的現象，說明小說與傳奇間存在着密切關係。一種可能是，二者均為李漁所作。因為李漁作品中確實存在着傳奇與小說同述一事的情況，如《奈何天》與《無聲戲》「美婦同遭花燭冤，村郎偏享溫柔福」、《巧團圓》與《十二樓·生我樓》等。但在李漁短篇小說集《無聲戲》、《十二樓》中均未見《風箏配》。以李漁的聲望講，漏收的可能不大。另一種情況是後人取李漁傳奇改編為小說。阿英說：《風箏配》「也可以說是『風箏誤』的話本」（《小說閑談》），頗有見地。

本書第八回末云：「韓琦仲志不邪淫，卒得美妻；戚友先性好嫖賭，終配醜婦；詹烈侯為官

忠正，高年得子；戚補臣尚義撫孤，蕩子歸心。」鮮明地表達了小說勸人向善，因果報應的觀點。從創作手法看，本書沒有擺脫明末清初以來才子佳人小說的常套。

本書存世版本僅見一種，一部原爲鄭振鐸所藏，現歸國家圖書館；一部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今據國家圖書館分館藏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五八毫米，寬一〇五毫米。

錯定緣

風箏配

本堂藏版

風箏配目錄

第一回

戒補臣尚義撫孤

唐烈侯官渡原任

第二回

倩友筆圖畫得句

奉母命依韵和詩

第三回

故挑引丟風箏線

誤拾遺動醜女情

第四回

約戚生却是韓生

會才女忽遇醜女

第五回

滿得意鰲頭獨占

施奇計獅子成功

第六回

戚友先鑽牆竊窺

詹淑娟伏劍守貞

第七回

戚布政強定姻事

柳夫人細論真情

第八回

驚嬌娥洞房成美

陞司馬京翰受榮

風箏圖

第一回

戚補臣義尚撫孤

詹烈侯官渡原任

詞曰

好事從來由錯誤
劉阮非差怎入天
台路若要認真總下步
反因穩極成顛仆
更是婚姻拿不住
欲將嬌娃偏娶強
顏婦橫豎總來由定數
迷人何

用求全悟

右調蝶戀花

話說茂陵有一人姓韓名世勲字琦仲生得眉
清目秀唇紅齒白更且聰明過人詩詞歌賦件
件精工真是囊飢學飽體廩才肥人推今世安
仁自擬當年張紹只是年已十八尚未定有姻
親你道韓琦仲既有如此才學因何年至十八
尚無婚姻原來他自七八歲時父母雙亡他父
親於病篤之時念家貧子幼又無伯叔可依遂

托孤于同盟好友。卿達戚補臣撫養。這戚補臣
為人忠厚。頗敦友誼。忻然允諾。自受托之後。殷
勤照管。迨韓琦仲父親亡後。戚補臣將韓家微
產變賣。以為殯塋之需。尚不足用。戚補臣又添
銀數十兩。方得辦完塋事。是時韓家又業為之
一空。惟剩八齡幼子韓琦仲一人而已。戚補臣
將韓琦仲領到自已家中撫養。視如已子。延師
教讀。與戚補臣之子戚友先同窓肄業。這韓琦

仲資質明敏。所以讀到十八歲。就學飽才足。凡
做詩作賦。揮筆立就。如錦綉一般。同道中朋友。
無不欽羨。雖然才學出衆。爭奈家無立錫。寄養
于戚家人。情澆薄。所以並無說親者。更兼韓琦
仲自負才子。立志要配個才貌兼全的佳人。即
此脂粉俗女。都看不在他眼裡。這且不表。再說
戚補臣名天袞。是兩榜出身。曾做藩司數年。後
因與同到不合。託故辭官在家。享林泉之樂。夫

人早喪。只生一子。名喚戚友先。當初因後嗣艱難。未免失之驕縱。戚友先嬌養性成。不思上進。只習下流。與韓琦仲同窓肄業。見韓琦中學問日進。先生每誇獎戚友先亦毫無羨慕之意。只是一味玩耍。讀了數年。這韓琦中學問早已青出于藍。這戚友先學問仍然之字不通。戚補臣看見韓琦中學問勝于先生。因想道。我何必另請先生。即煩韓琦仲教兒子念書。豈不甚便。

遂對韓琦仲說了。韓琦仲再三推辭道：「小姪與世兄同歲，念書年紀相若，即使學問稍強，焉敢公然為師？戚補臣道：「小兒性如野馬，賢侄若不肯為師，只絆住他在書房內念書，不可聽其外邊遊玩詩書義理，講解琢磨。賢侄作半師半友可也。」韓琦仲不便再辭，只得應允。此後韓琦仲件戚友先念書，韓琦仲講究書理。戚友先並不留心細聽，動輒外邊遊玩。韓琦仲勸他攔他，人

只是不聽韓琦仲也。無可奈何。蹉跎了年餘。一
日元旦佳節。韓琦仲整肅衣冠。過去與戚補臣
賀歲道。老伯請台坐。容小侄拜賀新春。戚補臣
道。賢侄是客。老夫是主。怎敢受禮。同拜了罷。韓
琦仲道。改歲之餘。願老伯蒲徵早就。霖雨蒼生。
戚補臣道。交春以後。望賢侄聯掇科名。早偕花
燭。拜罷。就坐。韓琦仲道。小侄異姓孤兒。蒙老伯
扶持教誨。勝似天倫。感激之私。一言難盡。此恩

此德不知何年可報。戚補臣道老夫與令先尊
有車笠之盟。又受妻孥之托。怎敢以生死變交。
你只管用心讀書。莫說紙筆之資。燈火之需。老
夫不惜。就是婚姻一事。以不得也。在老夫身上。
令先尊易簀之時。以此事諄々見託。老夫也曾
力任不辭。老世兄自古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何況我與你兩世通家。正說話之間。忽見門公
手拿紅帖前來稟道。方纔詹老爺來拜年。說新

正事冗不敢請見。留下帖子去了。戚補臣接過帖子一看道。原來是詹烈侯。是老夫極相好的同年。他既來了。老夫就要去答拜。吩咐一聲打轎伺候。遂別了韓生。上轎回拜詹烈侯去了。戚友先見他父親拜客去了。遂向韓生道。老世兄。我和你終日閑在書館。成年不見婦人。這些時睡卧不安。未免有些亢陽之意。如今解館過年。新正正好及時尋樂。和你到娼妓人家去走走。風箏配

何如。韓生道：「想來名妓甚多，不消去得。」戚友先道：「世兄既不去，我們到街上開步一會，消閒何如？」韓生道：「這却使得。」二人走到街上，正在闊步，只見有三四妓女迎面走來，戚友先定睛呆看。妓女見他呆看，不覺微咲而過。戚友先又回頭從後邊看了几眼，見妓女走遠，如有所失，又趁玩了一會，方纔回家。到書房內，吃了茶，戚友先道：「老世兄，你說名妓甚少，方纔街上遇着的這」